

中國文學叢書

中國詩詞概論

劉麟生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國文學叢書

劉麟生著

中國詩詞概論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新一版

中國詩詞概論

實價國幣六十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翻 不 所 載
印 准 有 權

編 著 者 劉 麟 生

發 行 人 陸 高 誼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中國文學叢書編輯旨趣

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學的出版物，真正是風起雲湧，盛極一時。可是大部頭的著作，仍舊是寥若晨星。我們深深地感覺：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，和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大綱，不是一件東西。前者是以時間性爲經，以體類爲緯；後者是以體類爲經，以時間性爲緯。這兩部書的功用，是互相發明，缺一不可的。本叢書的編輯，就是以中國文學大綱爲對象，供讀者對於中國文學有完整的知識和確切的了解。

從前中國人論文學，經史子集，包羅殆盡；顯然是不明瞭文學的涵義和範圍所致。近來學者著書，喜用截斷衆流的方法，議論自然有很多獨到之處。可是對於整個的文體或作風，不免有忽視之處。譬如駢體文，是我國文學中特殊的產物，雖然不免有貴族文學之謂，然而他也有相當的歷史與價值，一筆抹殺，似乎可惜。又如明人的詩文，是模仿因襲居多，我們不妨敘述從簡，也不必完全拋棄，以便得觀我國詩文之全。這也是編輯本叢書的小小旨趣。

關於文學的分類，我們注重體裁、淵源和演變各方面。至於作家和作品的批評，我們注重整個的作風，和各別的作風。一切批評，都採用客觀的態度，不涉成見。

本叢書共分八編：

(一) 中國文學概論

(二) 中國散文概論

(三) 中國駢文概論

(四) 中國小說概論

(五) 中國詩詞概論

(六) 中國戲劇概論

(七) 中國文學批評

(八) 中國文藝思潮。合之則爲文學大綱，分之則爲各別的文體專論。草創伊始，還望高明的作家，忠實地指導爲幸。

編主生麟劉

中國文學叢書

-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(8) | (7) | (6) | (5) | (4) | (3) | (2) | (1) |
| 中國文藝思潮 | 中國文學批評 | 中國戲劇概論 | 中國詩詞概論 | 中國小說概論 | 中國駢文概論 | 中國散文概論 | 中國文學概論 |
| 蔡正華著 | 方孝岳著 | 盧冀野著 | 劉麟生著 | 胡懷琛著 | 瞿兌之著 | 方孝岳著 | 劉麟生著 |

世界書局印行

目次

一	中國詩的鳥瞰	一
二	論詩經	五
三	五古詩的演進	一一
四	樂府詩的盛時	二二
五	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	二七
六	詩的散文化時代	四二
七	詩的模仿時代	四九
八	詩的變化時代	五三
九	詞的萌芽時代	六〇
十	詞的極盛時代	六四
十一	詞的衰落與復興	八〇
十二	詩話與詞話	八六

中國詩詞概論

一 中國詩的鳥瞰

中國詩的地位 今日的中國詩，是在兩大相反的潮流中過生活。一方面有學選體詩，學唐宋詩的學者；一方面有打破一切的白話詩人。我們中立於其間的人，似乎乘一隻小船，泛出了大海，一望無際，真不知何所適從了！我們還是做文縷縷的舊詩咧，還是做近於俚俗的白話詩咧，這也是作者不能回答的，要勉強的回答，無非是拿中國舊詩，重新仔細研究一番，或者可以看出潮流的趨勢所在，和我們應取的態度咧。

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，是中國文學中最好的出品，有世界的立場。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，是貴族的消遣品，與大眾無關，這都是似是而不盡是的理論，值得我們的探討。

研究西洋文學的人們，都認識西洋敘事詩，是極發達的。像彌兒敦的失樂園，但丁的神曲，那些偉大的作品，是在中國文學中，不容易找得見的。中國敘事詩中長篇作品，不過有孔雀東南飛，秦婦吟等等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這固然是中國詩的遺憾，可是吟詩誦詩的普遍，是足以稱雄一時的。試看從前中國的讀書人，那一個不會做幾句詩，那一個不記誦幾十首或幾百首詩。吟詩實在可以代替唱歌。（中國文人，本來不知道唱歌，不屑於唱歌）吟詩便可以算消遣的方法，完全說中國詩是貴族化，也未必然咧。（唐羅隱的詩中，很有幾句，變成今日的成語，如『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』等等，可參看遜齋閒覽，謝編中國文學史卷七所引）總而言之，在文學史的方面，中國詩是很有重大的發展，與光榮的歷史。今後我們的責任，是繼續努力，以求更大的光榮。一方面補救我們詩中的缺陷（如長篇敘事詩）一方面不破壞我們特殊的貢獻（如律詩與詞）在社會的方面說，文人吟詩的普通習慣，是各國所無的。聯句酒令詩鐘，是我們生活上裝飾上特殊的出品，

也值得相當的保存。今後的展望，是恢復古代詩詞，在音樂上的應用，矯正詩詞中虛偽的說話，發揚民族中激昂蹈厲的情感，而不是一律打倒舊體詩。所以我們研究舊詩，是求一個客觀的評價，不必阿諛，也不必謾罵。詩體 詩體的豐富與否，也與詩的發展極有關係。依我國的習慣說，詩的分類，可如左述：



以上的分類，有三大缺點：（一）詞與散曲，實在是近體詩，也可以加入其中。此外白話詩，又可以算一種詩，上文都未列入。所以上面詩的分類，可以說是狹義的舊體詩了。（二）樂府詩有古今之別，古樂府詩，多長短句，變為後代的歌行體和雜體詩，如『三五七』之類。至於唐朝的七絕，宋代的詞，實在有樂府的功用，反不屬於古體詩了。上面所說的樂府詩，也是一種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用法。例（三）此外有一種不甚普遍的詩體，為六言詩，可以屬於近體詩。例。

『晚唐體』之類，有以人分體的，如『徐庾體』、『山谷體』之類；有以風格分體的，如『玉臺體』、『香奩體』之類，共有九種之多。大率拿作風做原素。例。要是以外形做原素，那麼分類的方法，便不能很多了。嚴氏所分的體裁，加以題目分體為吟、謠、唱、弄等等，那種區別，早已不存在了。所以有幾種分類，是無甚意義的。除了上面簡表所說的以外，值得我們注意的，是拗體詩。這實在是近體詩，其中有幾個字，是不調平仄的。唐朝的李杜，是此體的創造者。（參看謝无量詩學指南，南隋譯兒島獻告中國文學，第二十九章）

詞的分類，共有三種：小令，中調，長調。不及六十字者，為小令；六十字至九十字為中調；九十字以上為長調。（填詞圖譜）小令中最短的為十六字令，長調中最長的為鶯啼序，共二百四十字。最簡的通行圖譜，如舒夢蘭的白香詞譜，僅收一百闕；萬樹的詞律，共收六百六十闕；欽定詞譜，共收八百二十六闕，真是集大成了。（參看

徐純詞苑叢談卷一吳梅詞學通論第一章

做散曲的人，遠不如做詞的多，所以略而不論。白話詩有用韻的，有不用韻的，格式全不一律，也不及贅述了。詩韻及詞韻，詩韻不合於現代人的應用，是無可諱言的。青韻與侵韻的區別，只有廣東人知道。東韻與冬韻的區別，祇有福建人知道。我們說國語的人，不知道夜字何以在禡韻中，匹字何以在質韻中，是幾個很普通的疑問。總而言之，現行的詩韻，是保存了很多的古音，為大多數人所不容易了解，不容易記憶的。應如何精密的修訂，造成一種標準的詩韻或詞韻，這是今後國家文化機關所應有的責任了。現在祇從歷史方面，略述詩韻與詞韻的演進咧。

詩韻變化的大關鍵，在四聲的發現。這是在南北朝時代，梁沈約是此中的主人翁了。在發明四聲以前，古韻的根據是什麼。清代學者，如顧炎武、毛奇齡、戴震、孔廣森諸人，發明所謂陰陽通轉之說。這大近於專門，我們可以暫時不論咧。（參閱張世祿中國聲韻說概要）

四聲發現以後，一直到了現在。詩韻的演進，也是很繁複的。簡單的說起來，便是從二百零六類的韻（隋陸法言切韻）逐漸變成功今日一百零六類的詩韻（南宋劉淵平水韻）。現在對於古今的韻書，先做一個鳥瞰。最早的詩韻，有魏（曹魏）李登的聲類，晉呂靜的韻集，都見隋書經籍志，可惜書已久佚了。就是齊梁之際，沈約所做的四聲譜，周顒所著的四聲切韻，也失傳很久。隋朝陸法言撰切韻，分二百零六類。唐代孫愐改訂之為唐韻，都是今日看不見的。宋真宗時代，又拿唐韻增損一番，名為大宋重修廣韻。同時又編纂集韻、禮部韻略，以為科試之用，都仍舊保存二百零六類的面目，這是現存的古詩韻咧。

金代平水人（山西絳縣）王文郁，併合舊韻，為二百零七類。後來南宋理宗時代劉淵（亦平水人）重刊其書，叫做壬子禮部韻略，這就是現在所謂『平水韻』了。元陰時夫撰韻府羣玉，又拿上聲拯韻刪去，變成了一百零六類的詩韻，於是成了今日的平水韻。明太祖曾經命宋濂等併合四聲，為七十六部，撰成洪武正韻一書。但是未

會通行。

以下便論詞韻：

概括的說起來，詞韻上去通用，是比詩韻爲寬。最早的爲宋朱希真應制詞韻十六條，早已不傳。紹興中有綠斐軒詞韻，是元明間人所僞託，到現在仍通行。可惜沒有入聲，令人疑爲北曲而設。

清代是研究詞韻最發達的時代。通行的有沈謙的詞韻略，吳煊程名世的學宋齋詞韻，戈載的詞林正韻。又書取兩宋人的詞，悉心審定，然後成了這部書。所以異常精確，是詞韻的權威了。（參看王易詞曲史第六章吳梅詞學通論第三章）

詩詞的選本 詩人的作風，不是在選本可以看得出的，必須要看他們的專集。可是爲入門起見，不得不有好的選本。詩詞的選本固然不少，佳妙的，可是不失之太多，便失之太陋。我們應有斟酌的地方纔好。

先論選得最富的書籍：有註釋的詩經，以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爲最善（梁啟超語）；漢魏六朝詩，有郭茂倩的樂府詩集，張溥的漢魏百三千家集，丁福保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，唐詩有欽定全唐詩，御定全唐詩錄，宋詩當然以吳之振的宋詩鈔爲巨擘了。此外有元好問的中州集，顧嗣立的元詩選，朱彝尊的明詩集，錢謙益的列朝詩集。至於王闓運的八代詩選，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，也是可備一格的選本。

詞的方面，有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，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，朱祖謀的彙村叢書，都是些有名的彙刻專集。以下是簡要的選本：漢魏六朝詩的方面有沈德潛的古詩源，王士禛的古詩選，唐詩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，以後各朝的詩，便沒有佳妙的選本了。王士禛的古近體詩鈔選固精，不免有些偏見。（如近體詩祇選七律便是）

詞的方面，有張惠言的詞選，稍多的，有成兆鵬的唐五代詞選，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，都很精審。更多的，有馮煦的宋六十一家詞選，至於朱彝尊的詞綜，豐富而不甚精粹，主張還算中正。詞。

總而言之，選擇精審，又無偏見的歷代詩詞選本，是極不容易看得見的。讀者祇有多讀幾種好的選本，便可以進一步讀相當的專集了。

二 論詩經

詩經的來源 孔子在論語上說：『小子何莫學夫詩？』可見得詩經本來叫做詩，不叫做詩經。詩之稱經，自後人始。莊子天運篇說：『孔子嘗謂老聃曰：『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。』』或者詩經之名，也不是很晚呢。六經中以詩經為最可信，像書經禮記被後世學者攻擊懷疑，無所不至，但是詩經的作品，仍舊到今日能維持其尊嚴。所以詩經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學，也是最古的書籍。那麼詩經的編輯人，究竟是誰呢？

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『古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於禮義，三百五篇。』那麼三千的古詩，又何自而來呢？禮記王制說：『天子五年一巡狩，歲二月東巡狩，命太師陳詩，以觀民風。』漢書藝文志也有采詩之說。但是這個采詩與刪詩之說，經過清代學者崔述方玉潤的考證，都認為無據咧。（參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卷上三六至三九頁）

孔子刪詩之說，唐代學者孔穎達，已認為不可靠。詩譜敍疏說：『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。』論語所謂『吾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』這是說正樂，不是說刪詩。黃淦詩經精義引朱彝尊之言曰：『聖人有正樂之功，無刪詩之事。』誦詩三百，皆子所雅言。豈從刪後言之歟？然則詩何以逸也？一蔽於羸炤；一裂於齊魯韓之分門；一缺於竹帛之脫遺；一亡於輶臚之記誦；讀詩不可不知也。張世祿說：『詩經殆必為孔子所刪削編定，惟當時通行最廣，流傳最盛，諷誦最多，蓋僅此三百。』孔子亦因其俗耳。三百之外，則或以意義辭句重複過多，或以不合其應世致世之目的，孔子遂不錄耳。（中國文藝變遷論二十四頁）

詩經的史地 現在要從空間時間來觀察詩經。除了商頌之外，如國風小雅大雅頌，顯然都是同代的作品。

商頌的作者，毛詩序以爲是殷朝人。史記宋世家以爲是宋國人作的。（胡小石中國文學史四三頁）那麼也是周代的作品了。陸侃如馮沅君最主張詩是東遷以後的出品，頌的時代最早，雅次之，風又次之，南最晚出。（參閱中國詩史卷上五四至五五頁）

再觀產生的地方，如周召二國，是在今日的陝西，邠鄘衛，在今河北之南河南之北，齊魯曹是今日之山東，秦幽，是今日的陝西。其餘都是在河南的國家。所以詩經完全是華北的出產品。

詩經的組織，詩經共三百零五篇，相傳尚有南華等六篇，笙歌有其義而無其辭，其篇目可如下表。

國風：周南召南 邠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

小雅。

大雅。

頌：周頌魯頌商頌。

照上面看起來，詩的大分類，不外風雅頌了。風雅的解释，各家頗有出入，今錄之於左。

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；主文而譏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故曰風。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重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（詩大序）

凡詩之所謂風者，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，所謂男女相與詠詠，各言其情者也。若夫雅頌之篇，則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廟樂歌之詞。（朱熹詩經集註序）

風者，鄉人之用；雅者，朝廷之用……雅用于人，頌用于神。（鄭樵通志）

風雅頌以音別也。樂記曰：廣大而靜，疏達而信者，宜歌大雅。恭儉而好禮者，宜歌小雅。操此則大小雅當以音樂別之。（惠士奇詩說）

最後的主張，是根據於音樂的立場。本來詩經與音樂，有特別的關係。所以詩經的分類，按照音樂，是頗有見地呢。南宋王質程大昌主張分南風雅頌四部分。清代顧炎武日知錄也說：『南幽雅頌爲四詩，而列國之風附焉，此詩之本序也。』（參看中國詩史卷上論二南的獨立）明乎此，那麼詩的新分類，可以不煩言而決了。

其次關於詩經的組織，祇有兩點，值得我們注意：一是六義，一是詩序。

六義的順序，照詩大序和周禮都是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孔穎達詩經正義說：『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，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辭。賦比興是詩之作用，風雅頌乃詩之成形。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。』換句話說，風雅頌是詩的體裁，對音樂而言，賦比興是詩的方法，對修辭而言。風雅頌已在文論列過，賦比興的意義如何，也有數說：

賦之言鋪，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。比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興見今之美，嫌於媚諛，取善事以喻勸之。鄭玄周官注。

興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。賦者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朱熹詩經集傳。

賦尚數，修詞中之直敘法。比重取其警，修辭之象徵法。興則由彼及此，修辭中之聯想法也。陳鍾凡中國文學通論。

最後要說到詩的贅瘤物，就是詩序。詩經中每篇之前，皆有詩序，譬如鄭風青子衿詩，詩序說：『刺學校廢也。』朱熹說：『此亦淫奔之詩。』真可謂背道而馳了！究竟詩序是什麼東西，關於此點，不能不曉得詩有大小序之別。普通以關雎的序爲大序，以後的詩序，便稱小序。鄭康成詩譜，以爲大序是子夏所作，小序是子夏毛公（毛亨）合作。後漢書以爲是衛宏所作。傳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！我們讀詩，還是用主觀的見解好，不要爲這些烏煙瘴氣所誤，纔是。（參閱胡樸安詩經學十六頁至二十一頁）

說詩的派別，以上所說的六義和詩序，都是研究詩經的種種魔障。此外還有一個大魔障，就是正統派的說詩，與非正統的說詩。現在先引隋書經籍志的話，以見詩經最初傳授的狀況。

漢初有魯人申公，受詩於浮邱伯，作詁訓，是爲魯詩。齊人轅固生，亦傳詩，是爲齊詩。燕人韓嬰，亦傳詩，是爲韓詩。齊轅固生，皆爲之傳。或取春秋採雜說，咸非其本義，與不得已，魯最爲近之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又有趙人毛萸，善詩，自云子夏所傳，作詁訓，傳是爲毛詩。河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後漢有九江謝曼卿，善毛詩，又爲之訓。東海衛敬仲，受學於曼卿，先儒相承，謂之毛詩序。子夏所創，毛公及敬仲，又加潤益。鄭衆賈逵馬融，並作毛詩傳。鄭玄作毛詩箋。齊詩魏代已亡，魯詩亡於西晉，韓詩雖存，無傳之者。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。

毛詩鄭箋，是正統派的說詩。他們是尊重序傳的。到了宋代，學者多以己意說經。歐陽修的毛詩本義，開其先。

錄鄭樵的詩辨妄，程大昌的詩論，專攻毛鄭和小序。朱子的詩集傳，亦廢棄小序不用，元明讀詩，多守集傳，到了清代康熙乾隆時候，漢學始大盛，最著名的書籍，有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篇，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，胡承珙的毛詩後箋，而陳奐的毛詩傳疏，舍鄭用毛，尤爲精闢，他們都是注重名流訓詁的。

作家與作風 詩經的詩，大部分是沒有作者的，但是以下的詩，是自身說出作者的名字，那是最可靠的：

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誼。（小雅節南山）

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（大雅崧高）

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。（小雅巷伯）

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（大雅烝民）

此外周公作鴟鴞，見於尚書，許穆夫人作載馳，見於左傳，衛武公作抑，見於國語，衛武公又作賓之初筵，見於小序，常樣是周公或召穆公做的，見於國語與左傳，其餘便不可考了。

關於作風，我們分頭研究，以見古代四言詩成功之偉大。

（一）體製的豐富 詩經是古今四言詩的大成，後人無論如何仿製，都及不上他。像東哲的補亡，陶潛的停雲，已經是費了很大的氣力，不過如此。但是詩經的四言，也多變化。蔡虞文章流別論曰：『古詩之三言者，振振鷺，鷺子飛，之屬是也。五言者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，之屬是也。六言者，我姑酌彼金罍，之屬是也。七言者，交交黃鳥，止於桑土，之屬是也。九言者，洞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，之屬是也。』其次每篇每章的多寡，也是不同。每篇有二章的，如騶虞，有十六章的，如桑柔。每章有三句的，如甘棠，有十二句的，如韓奕，也不一律了。最重要的是材料豐富。詩經中，以抒情詩爲最多。如谷風。但是敘事詩，如常武，祭祀詩，如思文，描寫詩，如大田，諷刺詩，如山有樛，教訓詩，如抑，農家詩，如七月等等，無一不備。

（二）修辭的美麗 先看漁洋詩話所說：

余因思詩三百篇，真如化工之造物，如燕燕之傷別，鶉之奔奔之思歸，采芣苢之懷人，小戎之典訓，碩人，次章，寫美人之姚冶，七月，次章，寫春陽之明媚，而終以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，東山之三章，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，鸛鳴於垤，婦歎於室，四章之其新孔嘉，其舊知之何？

寫閨閣之致，遠隔之情，遂爲六朝唐人之祖。無羊之爲或降於阿，或飲於池，或寢或說，爾牧來思，何養何筮，或負其絛，麾之以鼓，畢來載升。字寫生恐，道碩纖纖，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。

其所以然的緣故，就是當時已善用重言。文心雕龍物色篇說：

灼灼狀桃花之鮮，桃之夭夭灼灼其華。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杲杲爲日出之容，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飄飄擬雨雪之狀，雨雪飄飄，見睍日消。喑喑逐黃鳥之聲，黃鳥于飛，集於灌木，其鳴喑喑。嚶嚶學草蟲之韻，嚶嚶草蟲，趯趯阜螽。

文心雕龍又說：

皎日嘒星，一言窮理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皎日；曙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參差沃若，兩字窮形。參差荇菜，其葉沃若。

是比喻雙聲疊韻，無一不用得很多呢。

(三) 派別的互異 可看左傳上季札聆樂的一段。雖然說樂，可是詩筆也是如此咧。

爲之歌周南召南曰：『美哉！』始基之矣，猶未也，然動而不怨矣。爲之歌邶鄘衛曰：『美哉！淵乎！』憂而不困者也。爲之歌王曰：『美哉！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。』爲之歌鄭曰：『美哉！其細已甚。』爲之歌齊曰：『美哉！泱泱乎！大風也哉。』爲之歌豳曰：『美哉！蕩乎！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。』爲之歌秦曰：『此之謂夏聲，夫能夏則大，大之至也。』其周之舊乎。爲之歌魏曰：『美哉！風乎！大而婉，險而易行，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』爲之歌唐曰：『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。』爲之歌陳曰：『國無主，其能久乎。』自衛以下無譏焉。爲之歌小雅曰：『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。猶有先王之遺民焉。』爲之歌大雅曰：『廣哉！熙熙乎曲而有直體，其文王之德乎。』爲之歌頌曰：『至矣哉！五聲和八風，平節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』(左傳襄公二十九年)

(四) 用韻的繁複 詩經用韻的變化，簡直匪夷所思。是後人詩中所夢想不到的。顧炎武的詩本音，祇舉三例，孔廣森的诗聲分例，說詩經的韻例，有二十七丁。以此的毛詩正韻，增到七十四。我們無暇詳別，舉幾個例子罷了。

一韻例 『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』

轉韻例 『君子屢盟，亂是用長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』

句中韻例 『日居月諸。』

首二句不入韻例『兄弟閱於牆，外禦其侮。每有良朋，丞也無戎。』

周頌中不用韻的很多。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，是全不用韻的。如『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於緝熙，單厥心，肆其靖之。』

研究古音，是一件極困難極專門的一件事。顧炎武提出二個重大原則：一是古代四聲一貫。一是古人韻緩。詩經的影響，詩經的影響，可以分爲兩種。一是在當時的影響，一是對於後代的影響。詩經在當時的影響，完全是因爲音樂關係。馬瑞辰說：『詩三百篇，未有不入樂者。』顧炎武則主張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。（日知錄卷三）無論如何，一部分是可以歌的，而當時人士，幾於無人不能歌詩。左傳記晉文公出亡說：『他日公享之，子犯曰：『吾不如衰之文也，請使衰從。』公子賦河水，公賦六月。（僖公二十三年）』

章學誠謂六藝以詩教爲最廣（文史通義詩教下）這完全是因爲歌詩的關係。此外引詩之例，也是不勝枚舉。所以孔子說：『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』孔子又說：『小子何莫學夫詩？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』（均見論語）可見詩經在當時，是用途極廣的。對於後代的影響，是怎麼樣呢？單就文藝一方面說，也可發現幾層的用處。

（一）四言詩的模範 詩經是四言詩的極軌，後人做四言詩，到今日未嘗絕迹。無一不奉詩經爲楷模。而且後人做墓誌銘，做像贊，做祭文，無一不用四言。韓愈平淮西碑的銘，便是受了詩經的極大影響。李義山韓碑詩說：『點竄堯典舜典字，塗改清廟明堂詩。』韓愈實在是中興四言詩的第一人！

（二）中國文學的基礎 張世祿說：『歐洲而無荷馬詩，則魏琪爾但丁彌兒頓諸人，或永不產生於世上。中國而無詩經，則楚辭以下之文藝，亦將無以產出。歷史連綿生長之關係，亦可於文藝觀之也。』中國文藝變遷（論）這話甚爲允當，試想中國各種文體各種詩體中所用的字彙典故重言雙聲疊韻，以及命意遣辭的方法，何一不由詩經導之先路。章學誠說得最妙：『後世之文，其體皆備於戰國，人不知，其源多出於詩教，人愈不知。』

也。『文史通義詩教上』又說：『學者惟拘聲韻謂之詩，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詠之文，皆本於詩教。』（詩教下）

（三）詩經與日常生活 我們所用的習語，如宴爾新婚（谷風）二三其德（氓）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（采芣）我們說話寄信，那一個不用他。什麼關雎麟趾（用關雎麟之趾詩）鴛鴦福祿（用鴛鴦詩）我們在婚席上，處處可以看見。詩經造福於我們，是太多了。

（四）古代典章文物的參考資料 大雅韓奕詩說：『其殺維何，魚鼈鮮魚。其蔌維何，維筍及蒲。』讀此可以知古人宴會時的食品，小雅楚茨說祭祀的禮儀，詳細極了（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）可以見得上古時代吉凶軍實的禮節，一切都可以在詩中看見咧。

三 五古詩的演進

西漢詩的辨偽 關於我們五古詩的發達，可引用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幾句話。他說：『逮漢蘇李，始以成篇。嗣是汪洋於漢魏，汗漫於晉宋。至於陳宋，而古調絕矣。』這句話很賅括有致，但是對於五古詩的起源，與近代學者的考據，結果立於反對的地位。他的意思，是以西漢蘇武李陵贈答詩，為最早的五古詩。梁鍾嶸詩品，唐釋皎然詩式，也是如此主張。可是西漢的五古詩，儘管很好，為我們所傳誦，不能不承認其為偽。現在分述於下：

（一）蘇李贈答詩 從考據方面，證出蘇李贈答詩，不是西漢人的作品，最早有劉知幾的史通雜說，蘇軾東坡志林，後來有顧炎武的日知錄，梁章鉅的文選旁證，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，都以為與當日情事不合。譬如李陵詩說：『俯觀江漢流，仰視浮雲翔。』東坡以為不當有江漢語，即是一端。

（二）古詩十九首 五古詩中最早最佳者，當推古詩十九首。昭明太子文選，以失其姓氏，故編在李陵詩的上面。徐陵玉臺新詠，以『西北有高樓』等九首，為西漢枚乘所作。劉勰文心雕龍，以『冉冉孤生竹』一首，為東漢